

征途



目 录

短篇小说

现在就开始战斗·····	程 枫 姚 椿 (1)
关键问题·····	张 帆 (12)
永不下战马·····	王大成 (23)
风展红旗·····	陈武学 (36)
征途·····	刘俊光 仲富兰 (44)
“藏族姑娘”·····	武延年 (52)
土族新一代·····	刘文琦 (62)

散 文

红心岭·····	周永录 (70)
昆仑之夜·····	赵万山 (79)
雪莲·····	钱佩衡 (89)

现在就开始战斗

西宁铁路分局 程 枫 姚 楠

军代表老赵明天清晨就要走了。这个消息传到我的耳朵后，可能是我和老赵的关系有点特别吧，心里一直想着他，……

老赵叫赵勇，今年四十岁了，大高个，红脸膛，说话时嗓门象洪钟，走起路来一阵风。就是吃饭，他也快得出奇，真是风卷残云，两个馒头一盘菜，不到五分钟就全部“报销”了。然后把嘴一抹，把手一挥，说：“走，现在就开始战斗！”

“走，现在就开始战斗！”二十三年前，我第一次认识老赵时，因为是匆忙的相遇，没来得及问清他的名字，就只记住了老赵的这句特别的口头语。那是在淮海战役打得最激烈的时候，当时国民党匪军垂死挣扎，天天派飞机到我们村上狂轰滥炸——那里住着我们的部队。在一次空袭中，我这个民兵队长因为忙着指挥人们转移，错过了隐蔽机会，一架敌机嚎叫着向我冲来，就在我的生命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刻，说时迟，那时快，只觉得身后一股风，同时传来一个洪钟般的声音：“卧倒！”我还没弄清怎么回事，早被一个高大的身躯压

在地上了。“哒哒哒哒……”敌机扫射后飞走了，我安然无恙，可是扑在我身上的那位解放军战士却负伤了。等人们赶来时，正好从远处传来了洪亮的军号声，他一听，腾地跳了起来，辨清了号声的方向，不顾乡亲们的劝阻，抓起步枪，分开众人，把手一挥：“走，现在就开始战斗！”就这样，我目送着他跑远了。等我突然想起应当打听清楚他的名字时，已经迟了，他的高大的身影已经消失在滚滚尘烟里。

一晃过了二十一年。两年后，老赵支左来到了机务段。那时候，我由一个民兵队长变成了机务段的副段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又被群众选为段革委会副主任兼生产组长。我受革委会和全段工人的委托去迎接军代表，然而不知道就是老赵。刚一见面，我心里一怔，多面熟的人啊！可我怎么也想不起在哪儿见过面。到了办公室，他的屁股还未挨着凳子，就一个劲地问这问那，迫不及待地了解机务段的各种情况。等我给他泡了一杯热茶，要他先休息一下的时候，他忽地站起来，把粗壮的大手有力地一挥，说：“不，现在就开始战斗！”

我心头一震，脑海里立即闯进一个年轻战士的身影：他左臂受了重伤，右手紧握钢枪，跑步冲向炮声隆隆的前线……于是，我恍然大悟，二十一年前的救命恩人和战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凯歌声中重逢了。

按理说，我们二人之间有这么一层特别的关系，本应相处得很好。可是，时间不长，我就差点和他顶起牛来。

老赵干起工作来，雷厉风行，干脆利落，张口就是“走，

现在就开始战斗！”而我呢，恰恰相反，在机务段的领导干部中，是个出了名的“沉着”、“稳当”，不爱着急的人。有人说火上了房我也不会着急，那倒有点夸张。不过，我确实是喜欢慢慢来，总爱说“甭着急，等一等。”

“等一等，等一等，你怎么就爱说等一等！啊？”那是一天早上，为了总结二三九九包车组为革命节煤的经验，我说再等几天，他不同意，就这样问我：“光是等，难道二三九九包车组的典型经验能等到手？全段的革命能等好？生产能等上去？中国革命能等成功？帝、修、反能等得灭亡？共产主义能等得来？不能啊，不能等！要战斗，现在就开始战斗！”

“着什么急嘛！”我还是有点不以为然：“迟早会把这个典型抓到手的。”

“为什么不着急？”他站在办公桌旁，用指头轻轻地叩了一下玻璃板：“毛主席教导我们，‘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我点燃一支烟，刚要说话，他摆了摆手，接着说：“老季，难道你没有看到全段机车的耗煤情况有所变化？我了解了不少有经验的老工人，他们都说这种变化意味着一种不好的苗头。”

“会来得及的。”我本来是站在办公室中间的，一说话干脆找了条凳子坐下来：“苗头毕竟是苗头，现在事情多，再等个十天半月影响也不大，顶多少省个百儿八十吨煤。”

“看你说得好轻松啊！难道这个数字还小吗？一百吨

煤，不用说在经济上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在政治上，它所产生的影响是无法估价的啊！如果支援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支援亚、非、拉人民的革命斗争，你能够确切地说出它的价值吗？”

我笑了。对于一个拥有四、五十台火车头的机务段来说，百儿八十吨煤当然算不了什么啦。我就顺口说道：“讲起大道理来，那当然没说的。可也要看看实际情况啊，季节变了，气候变了，耗煤量也要变，这是历年如此。再说，铁路这么大的‘家业’，还在乎这一星半点的。”

没想到我这话把老赵的火点起来了。他的脸色一下子变得非常严肃，说话的声音也大了好多：“同志，你身为领导怎么会说出这种话？你这是败家子思想，你头脑里‘浪费有理’的流毒还不少，应当批判这种歪理，否则掌不好权！”

好家伙，他一下子就给我上“纲”了，我当然不服气。心想：你才来不久，局里的情况你怎么也不如我知道得多呀，所以就顶了老赵一句：“你这是乱扣帽子！”

老赵没有和我继续争吵下去，而是要我和他一块学习毛主席关于增产节约、反对浪费的伟大教导，终于使我心服口服。他看我通了，就又和我一起把各项工作作了具体安排，然后把大手一挥：“走，现在就开始战斗！”

就这样，我们及时地在全段推广了二三九九包车组在季节变化时照样为革命节煤的典型经验，不仅刹住了费煤的不良倾向，而且在第二个月就创造了机务段历史上节煤的最高纪录。

半年以后，为了一台机车的“机修”问题，老赵和我又发生了分歧。不过，这一次我对老赵的性格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那是一天夜晚，快十一点了，我们革委会的几个成员还在热烈地座谈学习《矛盾论》的体会。突然电话铃急促地响了起来。我拿起听筒一问，原来是值班员问我，有一台机车临时发生故障怎么处理？我听了有点生气，当下就嗓门挺粗地说：“这点小事也要问我？你按规章制度处理不就得啦，机修！”

值班员却申述说：“昨天老赵给我们讲啦，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应当改革！我们认为，不管机车出了什么毛病，不作具体分析，一律机修，不是合理的规章制度，更不符合毛主席关于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革命路线。我们想进行改革，特向你请示一下。”

“噢，”我沉吟了一会：“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是对的，那也甭着急呀……”

“老赵说啦，‘这个可不能等，你也等，我也等，要等到什么时候？落实毛主席关于搞好斗、批、改的指示，就要雷厉风行，现在就应当开始战斗！’”

当下，坐在我身旁的老赵就站起来，在明亮的水银灯下，那高大魁梧的身躯，犹如一尊闪光的塑像，威严极了。

“同志们！”他打开洪钟般的嗓门说道：“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吧。时间已经超过了，大家回去把《矛盾论》再仔细读几遍，一定要弄通文章的基本观点。散会！”

大家都走了，他看看我，用手一指机车停放线说：

“走，现在咱们就去！”

我们俩疾步来到机车停放线，听了值班员的汇报，又检查了一下机车，才知道这台刚回到段上来的火车头的两组炉条脱落了。按原来的规章制度，临时机修完全可以。第一，事情发生在夜间，段里找不到修理机车的人；第二，排除这类故障，必先扑灭炉火，过十几个小时后，温度降下来才能进行。所以，我当场就发表了上述意见。可值班员却说：“不行！一个小时后，还有满载重要物资的列车要这台车头去拉，一机修就要误大事。”

“段里没有预备机车吗？”我一听，心里有点急了。

“有倒有，可是没有火！等火烧起来，至少需要两个小时。”

我心里松了一口气：“有就行。我请示一下分局生产指挥部，让那趟载有重要物资的列车等一个小时吧！”

“那怎么能行？！革命怎么可以随便等一个小时？！”突然，身后响起一个洪钟般的声音。老赵围着机车转了两圈后，正好来到我们身边。

“这……这也是万般无奈啊！”

“不！在革命者的道路上没有山穷水尽的时候！”老赵语气坚定，胸有成竹地说：“我们可以马上组织力量抢修这台机车！”

“抢修？”我吃了一惊。心想：谈何容易！不熄火不能修，一熄火时间就会拖长，还是不能解决燃眉之急啊！老赵啊老赵，你就是有三头六臂，也难以用绳子拖住时间。我随



一九五二年十月，全國人民在偉大的中國革命戰爭中，取得了一個偉大的勝利。在偉大的中國革命戰爭中，我們取得了偉大的勝利。在偉大的中國革命戰爭中，我們取得了偉大的勝利。在偉大的中國革命戰爭中，我們取得了偉大的勝利。

口说道：“恐怕难以成功吧！”

“不难成功！”老赵的一双眼在黑夜里闪着智慧的光：“我请教了老司机，他说可以分片压火，先把炉条脱落处附近的火熄掉，修好后再把别处的火匀开。”

我听了，虽然对老赵依靠群众的工作方法很佩服，但对抢修仍然半信半疑。不管怎么说，我和火车头打了十几年交道，这样干可没有半点实践经验，于是，很自然地说出一句话：“还是等一等，让我们再研究研究吧！”

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在这个节骨眼上怎么能等一等呢？老赵可能又要批评我，甚至“刮”我几句。可是出乎意料，他竟同意地点了点头，然后手一挥，把老司机喊了过来，真的往地上一蹲，认真地研究开了。

原来，老司机曾经参加抗美援朝。有一次，他不顾敌机的疯狂扫射，冒着生命危险，仅用了二十分钟就修好了带火的脱落炉条。听了老司机的详细叙述，我对这次抢修的信心陡然增加，马上就要组织大家动手干。可是老赵却不动劲了。他在老司机的指点下，一会儿钻到灰箱底下去察看火势，一会儿用撬棍杵杵那两组脱落的炉条。十五分钟过去了，老赵仔细地检查了一切准备工作，才把直往下流水的湿麻袋往身上一披，如同一位亲临前线的指挥员下达命令，把大手一挥，用洪钟般的嗓门说：“好，现在就开始战斗！”

“好，现在就开始战斗！”

.....

仅仅用了十八分钟，脱落的炉条就全部修复了。结果机车

按时出发，保证了那趟载有重要物资的列车正点开出。更重要的是，这次打破常规的抢修的成功，拉开了改革不合理规章制度的序幕。自此，机务段的斗、批、改群众运动轰轰烈烈、扎扎实实地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两年的时间过去了，我和老赵白天黑夜地在一起，共同担负了革命和生产的重任，一起分享了胜利的喜悦。他那朝气蓬勃、雷厉风行的革命作风给了我极大的教育。

在老赵的帮助下，我们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由原来一个比较后进的单位跃入了先进行列，还荣获了先进集体的光荣称号。

老赵明天就要奔赴新的战斗岗位了，真有点舍不得啊！我的心实在不能平静，匆匆忙忙地吃过晚饭，就朝军代表的办公室兼宿舍走去。谁知道我扑了个空，老赵不在。屋子里静静的。尽管我每天不知来这多少次，今天却有些异样的感觉。

我仔细打量了一下房间，依然是那样的整洁、朴素，临窗摆着一张办公桌，玻璃板上总是放着那套红色封面的《毛泽东选集》，对面雪白的墙上，仍然贴着那张毛主席的手书《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这是老赵来后第二天就亲手贴上去的。桌旁的报架上，整齐地挂着几种报纸。我坐在桌旁，突然发现桌子右边放着一叠红色塑料皮的新日记本。我很奇怪，他一下子买那么多的日记本干什么呢？我拿过一本，翻开第一页一看，上面有老赵手抄的毛主席的《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这首词，再往后翻，什么也没有了。我又翻开一本，第一页上还是那首毛主席的词，再往后翻，还

是什么都没有。第三本、第四本……总共七本全翻过了，都一样。我茫然了，这是怎么回事？我想了想，也没有猜出老赵用意何在。

我把七本日记本整整齐齐地放回原处，回过头来，很自然地扫了一眼玻璃板，在玻璃板下，我看到的还是毛主席那首气势磅礴、震天撼地的词。啊！为什么老赵这样热爱毛主席这首词呢？在墙壁上贴着，在玻璃板下压着，还在七本日记本的第一页都抄上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默默地思索着，怀着崇敬的心情把这首词朗读了一遍，又想了一会，猛然觉得心里一亮！啊，是这么回事啦，老赵啊老赵，你的心思我算摸着了！

看，毛主席在这首词中不是写得清清楚楚吗？

“多少事，

从来急；

天地转，

光阴迫。

一万年太久，

只争朝夕。”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只——争——朝——夕！这不就是老赵身上最闪光的东西吗？这不就是他那雷厉风行、说干就干的工作作风的思想源泉吗？用他的话来说，就是：

“走，现在就开始战斗！”我的心象大海，波起浪涌，我浑身的血象长江，滚滚奔腾。老赵啊，你真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朝气蓬勃的革命战士啊！

突然，门开了。老赵带着一阵风走了进来，一见我就大声说道：“哈哈，你自己跑来了，省得我去找。”说着大步跨到桌前，拿起最上面的一本日记本递给我：“给，做个纪念。希望今后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立足本职，放眼世界，用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共勉前进！”现在我才全部明白，原来这七本日记本是送给革委会全体委员的啊！我双手接过日记本，一时激动得不知说啥好了。

尽管我知道老赵是不抽烟的，今天还是硬让他吸了一支。我看他燃着了烟头，就急切地问道：“刚才你干什么去啦？”他笑笑说：“打电话了解了一些情况。看来，我明天将要战斗的地方，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也很激烈、很复杂呢！”

“现在，你就开始战斗了！”我不由得脱口而出。

“是啊，”老赵的红脸膛上泛起自豪的笑容。他把手一挥，指着对面雪白的墙壁说：“毛主席教导我们，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一分一秒也不能停止战斗啊。为了埋葬帝、修、反，解放全人类，我们都应当自觉地只争朝夕！”

清晨，当朝霞染红大地、照亮群山的时候，老赵同志辞别了段革委会的全体成员，辞别了全段的革命工人，昂首阔步地踏上了新的征途。我望着老赵逐渐远去的身影，心里翻滚着依依惜别的深情，毛主席给我们派来的军代表多好啊，今天他虽然走了，但是，他那崇高的革命精神却永远在我的心坎里闪光。

关键问题

西宁机务段 张 帆

旭日东升，霞光万丈，几朵镶着金边的白云，象奔腾的骏马，你追我赶地迎着太阳飞驰而去。

在节日前夕的机务段里，到处呈现着一派热气腾腾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景象。五层楼高的煤塔上，那幅“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大战二十天，用新的胜利迎接中国共产党诞生五十周年”的巨大标语，在朝霞里显得更加醒目艳红。吼喊着的抓煤机，正伸出巨臂，把成吨的煤倾倒入煤池。卷扬机挺起长脖子，不停地把煤送上机车煤斗。机车停备线上轰轰隆隆，响成一片，一台车开过来，刚一停稳，司机、副司机早已分别从驾驶室的左右门跳下来。一个持检点锤，叮叮当当地敲打着；一个拿长嘴油壶，仔细地给每一个油眼浇油。司炉顾不得擦擦满脸汗水，便挥舞着大铁钩，把炉火烧得更旺。水鹤张开大口，向机车水箱喷洒着银色的水柱。黑色的煤灰，白色的蒸汽，笼罩着整个火车头。为了给党献厚礼，这里的每一个职工，都在用百倍的革命热情，在各自的岗位上，废寝忘食地战斗着。

行车值班室里，电话铃声响成一片。值班员老王歪着脖

子夹着个电话筒，一边和对方谈话，一边忙着在列车运行图上画标记。突然，又一台电话急促地响了起来，下放参加劳动的尚工程师急忙抓起话筒：“喂！我就是机务段行车值班室。……什么？”他瞅了一眼老王，又皱皱双眉，继续与对方通话：“好吧，我马上告诉老王。”说着放下了话筒。

“啥事？”老王急切地问。

“分局党委交给我们一项紧急任务，万象城车站急需四十辆空车，说是有一批战备物资要立即起运。党委要求我们无论如何要在九点钟以前发车！”

听了尚工程师的话，大家不约而同地看了看墙上的大挂钟，时针正指着七点。

“嗯……再解备一台机车吧，时间已经来不及了。不解备机车，又没有火车头……四十辆……好长的一列哩……”老王自言自语地盘算着。

“不用解备机车了。这四十辆车我们拉吧！”老王抬头一看，说话的是正在隔壁乘务员出勤学习室里学习的司机长、共产党员程键同志。只见他那高大的身躯，在透过玻璃窗射进来的阳光里，越发显得雄伟、壮实，象钢打铁铸一般。他满脸现出共产党员专拣重担挑在肩的精神，向前大跨一步说道：“老王，我们担当的1293次列车不是九点钟发车吗，正好由我们拉！”说完，他望望站在自己身旁的两位助手，副司机大孟和司炉小任，从他俩脸上那副请战的表情来看，不用问，他们和自己组长的意见完全一致，是商量好了的。

“不行！”老王焦急地摇摇头：“你们要拉的这三十辆煤车，是定时送给永红厂的，如果摘下来换成四十辆空车，影响了永红厂的生产，那损失就大了。”

“不是要摘下这三十辆煤车。我是说煤车照拉，另外再把这四十辆空车加挂上，两列并一列，既可以节省一台机车，又可以把万象城车站的战备物资及时装上！”程键发觉老王误会了自己的意思，急忙补充道。

“什么？把四十辆空车加挂在1293次列车上？”

“怎么？不行？”程键两眼闪闪发光，眉宇间现着坚定、自豪，急切地渴望值班员老王下达命令。刹那间，程键小组的大胆建议，使不安静的值班室更加沸腾了。在场的人听了程键的话，无不为之一震。有的发出“啧啧”的称赞声，有的竖起大拇指表示敬佩。老王急匆匆地走出去了。

“老程，”尚工程师扶了扶他那副近视眼镜，慢腾腾地说：“说心里话，你们这种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真使我大受感动。不过，你们仔细地考虑过没有，两列并一列，关键问题可不少啊！”

“哪儿有那么多的关键问题！只要我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就一定能争取胜利。”大孟和小任异口同声地说道。

“那当然。不过，”尚工程师摇摇头，仍不慌不忙地说：“第一个关键问题是‘超长’，两列并一列，轻重车共有七十辆，有一千公尺长呢。第二个关键问题，是有些车站站线短，不足一千公尺，万一在那些车站和其它列车交

错，怎么办。第三个关键问题是，从这里到万象城车站全长二百一十公里，在这二百多公里的路，有三大关口，一是‘花石崖’，二是‘天柱山’，三是‘大鹰梁’，你拉这么长的列车怎么闯？另外，还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是机车问题。咱们这种型号的机车，在这样大的坡道上，想拉这么长的列车，可很少听说过啊！”尚工程师唯恐给程键他们火热的革命干劲泼了冷水，有意把“根本”没听说过，改作了“很少”二字。

“很少听说过？！”两个年青人听了尚工程师的这番论述，毫不气馁，他们怀着对革命的无限热情，对自己司机长的信任，坚定地说：“尚工程师，世界上许多事一开始不都是没听说过？可是后来也就听说了，看见了，成功了。上海工人阶级，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教导，用蚂蚁啃骨头的精神，造出万吨水压机，不就是最好的例证？只要我们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发扬敢想、敢干、敢于创新的革命精神，就一定能把这四十辆空车，按时拉到万象城。”

“对，要敢于创新，敢于革命，世上无难事，只怕革命人！”程键望了望他的助手，斩钉截铁地说。

“要敢于创新……”听了这话，在座的有些熟悉程键的人，不由得回忆起关于他的一件往事。

那是在解放战争的年代，从苦海里被解救出来的程键，驾驶着机车随同解放军打进了山海关。在一次大战役中，指挥部命令他所在的单位，把一千四百吨武器弹药，分